

何士光

草青青

收穫 丛书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7.5

责任编辑：金 平
封面设计：戴 卫
插 图：袁奕贤

草 青 青

何士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 毫米¹/₃₂ 印张3.5 插页7 字数59千
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 1—56,000 册

书号：10118·623

定价：0.35 元

枝上柳绵吹又少
天涯何处无芳草

——苏轼

下面这一段爱情故事，是我的朋友孙孟陶讲的。

那是五月里的一个晚上，黄昏刚刚到来的时候，我们沏了两杯茶，在他的房间里坐下来。我是受了嘱托，去向他转致一份好意；他四十一岁了，还是独自一人，我们都希望帮助他成功一段姻缘。我是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上他那儿去。我并不以为这样的方式很必要，但有的时候，事情似乎也只好象这样。

“孟陶，”闲谈了一会之后，我就把话转入本题，并解释地说：“……象这样，当然有些……隔膜；不过，你知道……”

他沉吟着，好一会没有说出话来。他的身上有

着一种男性的、既宽容而又执著的气度，对日子怀着热忱，同时又相当沉静，是很使人歆慕的。他原来毕业于历史系。我和他小时候住在一起，是很亲近的邻居；但我们很早就分开了，待到又相见，却是十多年过去，还是在前年，一九七九年夏天里，他来到省城里工作的时候。看起来，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一段蹉跎的日子，似乎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什么阴郁的痕迹。

“……这样好不好呢？”后来他终于这样说，带一点深思，神情还象平日一样从容。“我先告诉你一件事，然后……”

于是他就对我讲了这段故事。

—

一九七〇年，我三十岁的时候，生活的波浪把我搁浅在一处远远的小镇上。那地方叫青羊场，有一间小学，还有一间仅有两个班级的初级中学。我就在那间中学里当教师。那时候，我们所处的时代厌恶我们；尽管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卑微和安分，我们的日子是这样的贫困而苦辛，但在同志们倡导的那种革命事业面前，我们却仿佛与生俱来地有罪。打击是随时袭来的，有时象芒刺一样轻，有时象拉满了的弓弦一样紧。……我象一张纸屑一样零落着，

后来就来到青羊场，在那儿默默地住下了。

请不要用江南集镇的繁华景象来想象我们的青羊场，那不过是几截短短的小街罢了，孤寂地座落在两道连绵的岭岗之间，串在一条终年空荡荡的山间马路上；那石子路的一端消失在一座长满灌木丛的小山跟前，另一端翻过一座土坡，终于也一样，仿佛一隅长久地被遗弃的地方。从街上走过，老觉得两边的年深月久的瓦檐在向你压下来。那些临街的、歪歪斜斜的窗棂和壁板，曾经按照规定而涂上一层红土，但早已被风雨和尘土模糊了，更显得沉重和黯淡。不断有黑墨的标语零零碎碎地贴上去，又总是有破碎的纸屑在剥落，瑟瑟索索地，让人觉着有一种说不出的愁苦。

小街平日里一片冷清，有几片小小的店铺，漠然地半开半掩，卖一点蒙着灰尘的搪瓷把缸，还有食盐。好一阵才有人拖着布鞋从街面上穿过，也象影子一样无声。或者晴天，一两朵白云悄然地划过去，鸡懒洋洋地伸长脖颈叫了；或者雨天，细雨缠绵地落下来，小街湿透了，长久地积着粘糊糊的、使鞋子深陷下去的泥水。只有到了赶场的日子，庄稼人才到街子上来，做一点零星的买卖，但田地里的出产很少，也只是匆匆地来，又匆匆地散开。后来不再允许赶场，那么就连这一点匆匆的相见也没有了。……当然，碰到大的批判会要召开，或者规定

的游行、声讨和欢庆要举行，庄稼人也会被催促着，在正午过了好久才牵连地来到街上，再不就在严严实实的、无边无际的深夜里，突然有一阵零零落落的锣鼓敲响，那时街上也会显出几分喧嚷；但这喧嚷却透出一种追逼人心灵的紧张，使人一阵阵凄惶。

我除了寄信、买烟卷和煤油，一次也不到街上去。烟卷和煤油都是配给的，并且时时缺货，我就更不容易去了。我蜷缩在自己的小屋里。我们的学校略略地离着街子，在一座小土坡上，有一点稀疏的林子，一块草地，一排砖房和两列木房，旁边还有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。我的屋子离操场比较远，是一列木房的末尾一间，很矮小。门前有一小块空空的泥地，栽着一株桃树，两株李树。要不是我偶尔还抬起头来，看见桃花开了，或者李树结了又青又小的李子，就差不多以为日子不再流淌……

时日漫漫……挂在老柳树上的半截废钢管，在黎明时分寂寞地敲响。我赶紧起来，到小河边去盥洗，顺便带回一盆清水。之后，屏住气息，和八、九位同事一道坐下来，读老三篇，也读报纸和文件，时时地检讨自己，小心翼翼地发言。寒气散开，淡淡的阳光照到门外的柳枝上，吃早饭的时候到了。低矮的厨房里依旧阴暗，地上沾湿着，屋里浮着柴草的青烟。那位作为零工请来的女人，总是牵挂着

自己家里的事情，不能按时把一锅白菜煮好。……同学们从乡间赶来了，要是天很冷，他们会带来一只只竹灰笼，里面装一些半燃不燃的柴草的灰烬，然后一整天都瑟索着，伏在那笼子上。我给他们念语录，或者一首诗，“革命红旗迎风扬，五洲四海齐欢唱。”他们大声地读着，把尾音拖得长长的，悄悄地斜着眼睛看我，然后在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一阵风地跑掉，很快地散开了。……那么好了，漫长的一个白天总算是过去了，我可以回到小屋里，想一想自己的心事，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晚上，如果刚好这一个晚上不再召集政治学习，而小街上也不敲响锣鼓……

那些夜晚，蛙声如潮，或者虫声如雨，风尖利地掠过纸窗，或是月光清亮地照着一树桃李，我满心疑惑地翻出一点什么来悄悄地阅读，再不就兀自地坐着，让各种踪迹在脑海里自来自去。更深夜静，远方的城市里的亲人的面孔，牵连地近上心头：奶奶老了，只剩下一张满是皱纹的脸，和一双没有表情的、呆滞的眼睛，就那么黯然地看着我；爸爸的背佝偻起来了，正背着我，那么蹒跚地走过去；妈妈呢，用手擦着围裙，步履早已不轻盈；……接下去，我的心紧缩起来，眼前映出一张深敛着双眉的姑娘的面影，那是温幼瑜，她也在山那边、山那边的那一座城市里。哦，那座城市，对于我差不多就

是一座卡玛河之城。

卡玛河一座城，
在哪里？
我们自己也说不清，
手也摸不着，
脚也走不到！

一想起幼瑜，我就禁不住在心里说：哦，我们的痛苦的爱！那时候我们正背着一只爱情的十字架，等待着某一个末日的到来。我如果还有什么日常的等待，就是盼望她的来信。但是，每逢我把她的来信掂在手上，心思就变得既尖锐而又淡泊，仿佛在聚拢，却又象在散开……

二

我和幼瑜，是在我们完全年轻的时候认识的，在故乡的那座城市里，那时她还是外语系二年级女生。我不想叙述我们从相识到相爱的那些细节了，不难想见从教室里静静地射出来的灯光，还有寂寞的周末的一点林荫道。我们年轻，愉快地相识，许多时候都高高兴兴地在一起，以为我们相爱了。一般地看来，相爱仿佛也就象这样。总之，没有过多久，我

们就以为走到了尽头。但是，到头来我们才明白，被我们看成一切的，不过是一个序幕，而被我们认为结果的，恰好才是一个起始。

开始，我们被分开了。这不是由于误会，我说过了，我们所处的时代厌恶我们。在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我必须到远远的地方去，幼瑜呢，却在原地留下来。既然我们相好，同志们就让我们分开。我们很难受，这不用说了，但一点也不以为事情已经完结。我们相互地说：不要紧，别离也是常有的事情，不是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？晨光熹微之中，幼瑜送我上路的时候，正是这样说的。我们那时仍然只是在说着别人留给我们的动人的言语，以慰我们凄然的行程，和真实的离别相比，实在是言不及义。隔着客车的车窗，看见幼瑜纤弱地站在车窗之下，我已经感到了我们彼此是怎样的孤寂。而最后的一次挥手被车窗划断之后，幼瑜就仿佛退隐到另一个人世上去了。那一个人世确实存在，但却象幻景一样缥缈；而在我存留着的这一个人世上，千呼万呼，也是唤不出幼瑜那样一个人来的……

之后呢，不住的金乌西坠了，玉兔东升了，不用多久我就深深地明白，我再也不能回到那一座我曾经置身过的城市。故乡不过是生命之路的第一个大站口罢了，我是不怯惧离开它的；而我后来置身

的乡间既然也有芸芸众生栖息，我也就没有理由不住下去。但是，如果我不能踏上故乡的那一片土地，我就无法和幼瑜在一起。我永远也越不过面前的重重青山了，因为这决不会得到允许，若能允许，又何必当初呢？我清楚这一点，好比清楚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，而月亮是从西边落下去。

那么，她难道不可以依旧乘了那一辆牵引人向远方的客车，从山那边走过来？也许是可以的吧，但她终究没有来。那边是热乡热土，这边呢，却是苍山如海。而她又是那样的纤弱。……她的父母也不允许；父亲老是取下眼镜来擦拭，母亲不作声，从厨房走进卧室。他们阅历过人世的风雨。“等一等吧，也该有一点准备。”母亲有一次这样说，深深地忧虑，叫人惭愧极了。真的，为什么要这样着急，而不等一等呢？说不定，一切会渐渐好起来的。

对了，一切会渐渐好起来，我们都这样想，怀着各自的希望。……等着吧，等着好了，年青人的那一点感情无非只能生出一点有限的快乐，用来度过春风沉醉的傍晚是充裕的，用来支撑日复一日的不平安的日子，却未必能够；等下去吧，到头来，如流的岁月就会洗涤旧迹，而新的叶芽也会在难堪的寂寞之中生长起来，最后刺穿那一点点情感的外壳。事情正是这样，没有多久，一颗晶亮的星星升起来了，在幼瑜的身旁。他晶亮，就因为他在幼瑜

的身旁，出入于同一座灰色的机关大楼里。

那时，我和好些人一道，住在枞树林中间的一座破败的庙子里。我们由同志们管教着，放牛、打柴和种菜。这本来也是很好的，……但是，当然，实际的情形也不那么好。我总盼着夜晚的到来，希望很快就夜深深。在黑沉沉的夜色的庇护下，眼前的一切都暂时得以停歇，我躺在牛栏顶上的干草堆里，又才在仿佛已经很遥远的记忆里找到自己，感到自身的真实的存在。不，庄生并没有化为蝴蝶，一切并不那么容易。那时候，我就想起那个人和幼瑜。尽管我一直不曾见到过他，但他们的声音和面容，却清晰地来到我的心里。也许，一个住在城里的人的模样，是容易想见的？

……开始，大约是黄昏时分，一天末了的时候，人们匆匆地赶回家，她和他偶然在大楼前面的铁栅那儿相遇。这样的相遇已经有过许多次了，是很寻常的；那天呢，他笑了一笑：“哦，下班了？”她也笑了一笑，点点头。不，这并不意味着什么。但这样的情形后来重复了，很容易的，也很随便的，谈话就略略多了一些。他们一道往前走，在第一个岔路口那儿分手，暮色十分轻柔，拘谨地道过再见，他往左，而她往右。到后来，傍晚时分的铁栅那儿，他们开始有所等候。……春天来了，大街上的法国梧桐透出了新绿，黄昏延续得很久，风梦一样的吹

拂，日子虽然依然艰难，匆匆地来去的人们还是穿上了薄薄的衣衫；在岔路口那儿，他依依地不愿分开，恭谦地提出要送她一段。她迟疑着，一时没有说出话来，他们却已经踏上了左边的人行道，绕过了街头红色的栏杆。那以后不久，有一天，他们在她的家门口分手，路灯是淡紫色的，映出他们伫立着的影子。“请你下一次不要再这样送我，”幼瑜抑郁地说：“你知道，我……”他神情黯然地点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的……”接着，他抬起头来，那么迷惘而卑躬地对她说，他是知道她的情况的，但他不过是愿意看见她、时时想着她罢了，不然，整整一个晚上都象丢失了什么似的；至于格外的念头，他却一点也不敢有，清楚自己无望，只是心里很难受。幼瑜一声不响地听他说完，嘴唇啜嚅着……

……这时候鸡叫了，远远近近的，在庙子近旁的人家的鸡埘里，一声接着一声，使正在到来的乡间的黎明显得寒冷而凄清。我听见那头黄牛在栏里嚼草，不时喷着鼻鸣；林子里也有了动静，是鸟儿在扇动翅子；小河那儿好象已经有人在担水。我突然觉得手臂麻木而冰凉，连忙挪动一下身子，把手从枕上放下来，伸进被子里去暖和一会。暖和一会吧，又一个漫长的白天跟着就要开始了……

我仿佛是用我的灵魂追随着幼瑜而看见她的这一切的。我曾经把那些夜里我看见的情景写下来，

后来从青羊场寄给幼瑜。她在给我的回信之中不著一词，只不无悲哀地告诉我，对于他，她的双亲非常满意。“妈妈现在心满意足了。”她在信中正是这样告诉我的。

象这样，有时幼瑜一个月、两个月也不给我写一封信，有时呢，一个星期就寄来两封。在我手中的一叠信里，有时她冷淡而灰心，哭泣着，一次又一次地祝福我，要我从此忘记她；另外一些时候，她严厉地责怪自己，要我原谅她，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的，在纸上写下了好些热情的字句，就她来说，那是不能写得更热情了。之后，一切又从头开始，回复到冷淡，并循环下去。

差不多到了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才真正开始捉摸属于自己的爱情的词汇。我不知道我们的所得是不是一致。不，我一点也不抱怨她，请想一想吧，她是那样的柔弱；我也不抱怨她的父母，因为我自己也有双亲；但是，当我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抬起头来，看到我们往日那么看重的爱情不过是一种选择，是对自身的日子的那么一点考虑，心里说不出的索然了。对了，我们不过是用那样多的真诚而纯洁的字眼谈到它，因此也就觉得自己是真诚纯洁的……

黄昏到来的时候，我宕延着不点亮桌上的油灯，晦暗之中我坐在椅子上，一次次地窥望到我和幼瑜的结局。但我不敢把它说出来，还象原来一样等待。

等着那要到来的到来。我实在不希望我们结束得这样快；同时呢，我们毕竟肩负着过往的日子留给我们的重负，那是我们自己以爱情的名义而加在彼此身上的，我不甘愿用自己的手把它摘下来，我得走到最后。

三

我就这样在青羊场过着我的日子，满心要瞧瞧它到头来是怎么一个模样。

挂在老柳树上的那一截废钢管依旧地敲响，这之中，春天过去了，夏天过去了，雾岚沉重起来的时候，秋天来了。

开学后不久的一个下午，上完了课，同学们也早已走散，如水的阳光静静地照耀，四下里没有一点声响。不时有一片梧桐树叶飘落下来，先落在瓦檐上，后来又吹落在泥地上。白天还有好一阵才能过完，我犹豫着，想找一找住在操场边上的徐老师，向他借一份他订阅的外省的报纸。后来我就去了。

徐老师很客气，很快就为我把一本装订好的报纸找出来，并请我抽烟，要我坐一会。他比我先两年到青羊场，是外地一所著名的大学的毕业生，很和气，戴一副镜片裂了缝的黑边眼镜，头发很浓，说话带着很重的家乡口音。

我一边点燃烟卷，一边想着是不是该留下一会。但烟卷既已点燃，立即走掉是不恰当的，我在一张方凳上坐下了。

我们寻思着，想找到一点恰当的谈话。略一停，他就为我沏茶。正在这时候，屋外有人叫他。

“徐老师，在家？”

象是一个姑娘的声音，喜悦而亲切的。

“哦，”徐老师停了往杯子里盛水，微微扬起头来，“是小萍？进来，请进来！”

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响过之后，一个姑娘来到门槛那儿。她是欢欢喜喜地从窗户那边绕过来的，看见屋子里不光只有徐老师一个人，美丽的眼睛稚气地闪亮了一下，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，露出一一点惊讶，停住了，仿佛她刚才不应该那样欢喜，那神情象小姑娘一样羞怯。

“进来吧，小萍，这是孙老师，不要紧的！”

“孙老师。”

她恭敬地叫我，然后走进来，先是站在桌边，徐老师两次让她坐下，她才坐下了，刚好沾了那么一点椅子。

她的明净和美丽使人很惊愕；而且你还明明感到她的心地一片善良，象白日清风一样，没有蒙受一丝纤尘；……也许，更使人惊愕和感动的，是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年青美丽，她穿着一件白底、带

蓝色小圆点的上衣，一条草绿色的长裤和一双棕黄色的凉鞋，那么局促地坐在那儿，仿佛她很丑陋，怯于让人窥视。这姑娘是谁呢？我很诧异为什么一次也没有看见过她。

我站起身来，开始向徐老师告辞。

徐老师挽留我，小萍也因此显得不安。我略一踌躇，还是告辞了。从徐老师家里出来，穿过空荡荡的、黄泥地的操场的时候，我心里不知为什么有一点怅怅，但不久也就过去了。

我没有想到我后来还会见到那个叫小萍的姑娘，但后来我发觉，她是常常到徐老师家里来的。不知怎样一来，我常常看见她从那几株老柳树下走过。她走路比较快，微微地低着头，并不看两旁，照直地走过来，又照直地走回去。

她总是在下午，课上完之后，到我们的学校里来。天气晴朗，她的整个身姿都显得那样明亮，正如那宽阔的阳光。要是天色阴晦，乌云低低地压着，你抑郁地觉得冬天很快就会来临，那时小萍来了，浅色而单薄的上衣依旧洁净，你就会想起节令实在还是初秋，还有好些天高云淡的日子呢！……雨天，地上泥泞得厉害，有人在操场上疏落地铺上一行石块和破砖头，然后小心地从上面踩过，象走过一座桥；小萍来了的时候，最喜欢这样踩过了，仿佛是一种很愉快的游戏。开始她小心地伸出一只

脚，踩好一块砖头，后来就加快了脚步，很快地走到尽头；这时候，她的腰肢，她的长长的腿和不时伸开来的手臂，就会显得特别美；她兀自地微笑或皱眉头，十分地孩子气，都那样纯洁和甜蜜。……她的略略飘散的发丝，闪亮的眼睛，还有面庞柔和而清晰的侧影，究竟是凭借了什么力量，会显得这样的明媚而感人至深？要想清楚这一点是不容易的。你只能隐隐地想到生命的奥秘、力量和骄傲！

生命的光辉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光辉！人世的偏远又何伤？如晦的风雨又何妨？只要它的足迹所到，无处不变得一片明亮！……这一点说来也蹊跷，三十年的岁月倏忽地过去了，我才在这青羊场上第一次从小萍的身上领会到。我默默地在一旁看着小萍来来去去，心里生出好些捉摸不定的、却是生动亲切的情绪，觉得青羊场上的人生也并非一片黯淡，疑心自己的心地过于狭窄，那实在是不应该、也犯不着的。每逢小萍从我的面前走过，我的心也好像净化了，净化得一如她的那种诚挚和明洁。我常常因此而想起高尔基的《二十六个和一个》，觉得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；……但是，许许多多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压抑得厉害，感到一种形秽和不能自容……

后来我知道了，小萍的家就在青羊场的小街上，父亲很早去世，母亲是任教多年的小学教师；她十